

列 宁 怎 么 办 ？

第 三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序言	3
一 教条主义和“批評自由”	7
(一) 什么是“批評自由”?	7
(二) “批評自由”的新拥护者	12
(三) 俄国的批評派	18
(四) 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	27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35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36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41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53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67
(一) 政治鼓动以及經濟派縮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68
(二) 馬尔丁諾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諾夫的 意见	81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85
(四) 經濟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92
(五) 工人阶级是爭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	96
(六)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116
四 經濟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	121

(一) 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122
(二) 手工业方式和經濟主义	126
(三) 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135
(四) 組織工作的規模	155
(五) “陰謀”組織和“民主制”	163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173
五 全俄政治报“計劃”	187
(一) 誰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气?	188
(二) 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組織者?	195
(三) 我們需要什么样式的組織?	210
結束語	219
附录 “火星报”同“工人事业”杂志实行統一的 嘗試	223
对“怎么办?”一书的一个更正	233
注释	235

四

經濟派的手工業方式和 革命家的組織

我們上面已把“工人事業”雜誌說經濟鬥爭是政治鼓動的最普遍適用的手段，說我們目前的任務是賦予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性質等等的論調，都一一分析過了。這些論調表明他們不僅對於我們的政治任務，而且對於我們的組織任務也持着狹隘的見解。為了“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完全不需要有（因而在這樣的鬥爭的基礎上也產生不出）一個全俄的集中的組織，一個能把所有一切政治上的反對態度、抗議和義憤的表現都匯合成為一個总的攻擊的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而由全體人民的真正政治領袖領導的組織。這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個機構的組織，其性質自然並且必然要取決於這一機構的活動內容。因此，“工人事業”雜誌的上述論調，就不僅是要推崇政治活動的狹隘性，而且推崇組織工作的狹隘性，把這種狹隘性說成是正當合理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也像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工人事業”雜誌是一個使自己的自覺性屈服於自發性的刊物。而崇拜自發形成的

組織形式，不了解我們的組織工作多么狹隘和原始，不了解我們在这个重要工作方面还是怎样的一些“手工业者”，在我看来，这就是我們运动的真正的病症。当然，这并不是衰落过程中的病症，而是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但正是在目前，自发义愤的浪潮簡直要把我們这些运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淹沒的时候，特別需要同一切維護落后性的主张，一切想把这方面的狹隘性說成是正当合理的现象的企图进行决不調和的斗争，特別需要使每一个参加实际工作或仅仅是預备进行这种工作的人，都对現在我們中間盛行的**手工业方式**感到不滿，并且下最大的决心抛弃这种手工业方式。

（一）什么是手工业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可以拿 1894—1901 年間的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組的活动情况来做例子。我們已經讲过，当时的青年学生都紛紛傾心于馬克思主义。自然，他們这样傾心并不仅仅是把馬克思主义当做理論看待，甚至与其說是把馬克思主义当做理論看待，不如說是把它当做对于“怎么办？”这一問題的回答，当做向前去进攻敌人的号召。于是，这些新的战士便在装备非常簡陋、准备非常不足的情况下进軍了。在很多场合，他們几乎是沒有任何装备，沒有絲毫准备的。他們跑去作战，正好像一些种地的庄稼汉只拿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一样。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們毫无联系，同别地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关系，絲毫沒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組織起来，沒有任何一个較为长期而有系統的活动計劃，就直接去同工人联系，着手工作起来。这个小组逐步地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知識界的一部分人也对它表示同情，捐出一些金錢，并且把一批一批的青年輸送給“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规模也扩大了，但它扩大这种活动完全是自发的：一年或几个月以前在学生小组中讲过話，解决过“往何处去？”的問題，同工人建立过并維持过联系和編印过传单的那些人，现在已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設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示威，以至采取公开軍事行动（而且第一号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軍事行动）。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就立刻和完全遭到失敗。其所以立刻和完全遭到失敗，是因为这些軍事行动并不是有系統的、預先想好的和早有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計劃的結果，而只是依照慣例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增长；因为警察局自然几乎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的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經“露过头角的”主要人物的，它只是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来围捕他們，而故意让小

組充分發展和擴大起來，以便獲得明顯的corpus delicti^①，並且總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幾個人物留在獄外“進行繁殖”（據我所知，我們的人和憲兵雙方都使用這個術語）。我們不能不把這種戰爭比做一群農民拿着木棒去進攻現代化的軍隊。而令人驚奇的是，運動富有生命力，雖然作戰的人這樣毫無準備，但運動還是擴大起來，增長起來，並且往往獲得勝利。固然，從歷史的觀點看來，裝備的簡陋在開始的時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是廣泛地吸收戰士的條件之一。但是，當嚴重的軍事行動一旦開始的時候（這種行動實際上從1896年夏季罷工時起就開始了），我們的軍事組織方面的缺點就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政府雖然在一開始表現過慌張，犯了一些錯誤（例如向社會訴說社會主義者如何行凶作惡，或者把工人從首都流放到外省工業中心去等等），但它很快就適應了新的鬥爭條件，把自己那些擁有一切精良的裝備的奸細、暗探和憲兵隊伍布置到相當的地方去。於是迫害的行動層出不窮，牽連的人日益增多，地方的小組往往被一网打盡，使工人群眾簡直失去了所有的領導者，使運動帶有非常的突變的性質，使任何工作上的繼承性和連貫性都无法建立起來。地方活動家們異常分散，小組的成分變換無常，人們在理論、政治和組織問題上缺乏修養和眼光狹小，這就是上述的那些情形的必然結果。在有些地

① 犯罪要件。——編者注

方，由于我們缺乏鎮靜的态度和不能很好地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識分子而离开了他們，工人說，知識分子太粗心大意了，常常被破获！

至于一切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終於开始感觉到了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病态，——这是稍微了解运动的情况的人都知道的。为了使不熟悉运动的情况的讀者不要以为运动的特殊阶段或特殊病态是我們故意“虚构”出来的，我們打算引証一下上面已經提到过的那位见証人所說的話。不过請讀者不要埋怨我們引証得太长了。

勃一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6期上写道：“如果說逐渐过渡到更广泛的实际行动这一直接由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所处的总的过渡时期所决定的现象，是一个特点……那末在俄国工人革命的总的机器中还有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特点。我們所說的就是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各地都感觉到普遍缺少能做工作的革命人材①。由于工人运动普遍活跃，由于工人群众普遍得到发展，由于罢工事件日益頻繁，由于工人的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群众性的形式而使政府日益加紧采取迫害、逮捕、流放和驅逐的手段，于是缺少优秀的革命人材的情形就越来越明显，而且显然不能不影响到运动的深度和一般性质。許多罢工都沒有受到革命組織方面的有力的直接的影响……鼓动传单和秘密刊物都感到不足……工人小組內沒有鼓动員进行工作……經費也常感缺乏。总而言之，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組織的增长和发展。现有

① 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們加的。

的革命活动家人数太少,不能把对于全部激动不安的工人群众的影响集中在自己手里,不能使所有的骚动事件多少带一点严密性和组织性…… 单个的小组,单个的革命家,没有集合起来,没有统一起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有纪律的、各部分都有计划地发展的组织……”接着作者说明,旧的小组一遭破坏便马上有新的小组产生出来的事实“只是说明运动富有生命力……而并不是说明已经有足够的完全合格的革命活动家”,然后作者得出结论说:“彼得堡的革命家的缺乏实际修养,也反映在他们的工作结果方面。最近的审判案,特别是‘自我解放社’和‘劳工反资本斗争社’³⁶审判案清楚地表明:青年鼓动员既然不熟悉本工厂内的劳动条件以及进行鼓动工作的条件,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真的领会了吗?)“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了,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之久,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效果么?……现在各个组织中的缺点显然不能说是完全由于过渡时期的关系……现有组织的成分在数量上尤其是在质量上的不足,显然在这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严格挑选成员的条件下把各个组织切实地统一起来。”

(二) 手工业方式和经济主义

现在我们应当来谈谈每个读者大概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说,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发展过程的病症的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派别

之一的經濟主義有联系呢？我們認為是可以這樣說的。缺乏實際修養，不善于做組織工作，這確實是我們大家的通病，甚至从一开始就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人也不例外。當然，誰也不能因為實際工作者缺乏修養而責備他們。但是，“手工業方式”這個概念，除了表示缺乏修養之外，還有別的含义：全部革命工作規模狹小，不懂得在這種狹小的工作的基礎上就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組織，最後——并且最重要的——就是企圖為這種狹隘性辯護，并且把它提升為一種特別的“理論”，也就是說在這一方面也崇拜自發性。這種企圖從一產生就清楚地說明手工業方式是同經濟主義有联系的，說明我們如果不擺脫一般經濟主義觀點（即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及其政治任務的狹隘見解），便不能擺脫我們組織工作的狹隘性。這種企圖表現在兩方面。有些人說：工人群眾自己還沒有提出革命家“強加于”他們的那些廣泛的戰鬥的政治任務，工人群眾還是應當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鬥爭，“對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①（而與這種群眾運動“能夠勝任的”鬥爭相適應的，當然就是那種連最缺乏修養的青年也“能夠勝任的”組織）。另一些人則根本不贊成什麼“漸進主義”，他們說：可以并且應當“實現政治革命”，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完全不需要建立什麼用堅忍頑強的鬥爭來教育無產階級的堅強的革命家組織，只要

^① “工人思想報”和“工人事業”雜誌、特別是給普列漢諾夫的“答復”。

我們大家拿起我們“能够胜任的”和已經用慣的木棒来干就行了。直截了当地說，就是只要我們举行总罢工^①，或者只要用“激发性的恐怖”来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就行了^②。这两派人，即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相信有摆脱它的可能，不了解我們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組織**。

我們刚才摘引了勃一夫的話：“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組織的增长和发展。”这位“就近观察的人的有价值的意见”（“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对于勃一夫那篇文章的評語），对于我們有双重的价值。它表明，我們一向所說的目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表明，經濟主义者来信（“火星报”第12号）的作者們以及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馬尔丁諾夫所謂輕視自发成分与日常的平凡的斗争的意义的危險，所謂过程策略等等的各种論調，正是歌頌和維護手工业方式。这些人一提到“理論家”这个詞就做出—付极端鄙視的怪样子，而把自己对缺乏实际生活經驗和不开展状态表示膜頂跪拜的态度称为“对生活的敏感”，其实他們

① 小冊子“誰来完成政治革命？”載于俄国出版的“无产階級斗争”文集。这本小冊子基輔委员会也翻印过。

② “革命主义的复活”和“自由”杂志。

不过是暴露自己不了解我們最迫切的**实际**任务而已。他們向那些落伍的人喊道：齐步前进！不要搶先！他們向那些在組織工作中缺乏毅力和首創精神，缺乏广泛而大胆地开展工作的“計劃”的人高喊所謂“过程策略”！我們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們的政治任务**和組織**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經濟斗争的利益，而人們却繼續向我們高唱什么要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我再重复說一遍：这种“对生活的敏感”，真同民間故事中那个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人物的“敏感”一样！

請你們回忆一下这些才子用无与伦比的、真正是“納尔苏修斯^①式的”高傲态度教訓普列汉諾夫时所說的一段話吧：“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即爭取实现政治要求的适当而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根本是（原文如此！）工人**小組**所不能胜任的。”（“‘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的答复”第24頁）但是，先生們，小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在手工业者还没有認識到自己的手工业方式，还没有摆脱这种方式以前，这些“手工业者”小組对于政治任务自然是不能胜任的。如果这些手工业者甚至还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如果他們一写到“实际”二字的时候就一定要加上着重号，以为实际性要求他們把自己的任务降低到群众

① “納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名。传说，納尔苏修斯自恃美貌，妄自尊大，拒絕了所有向他求爱的女神。因此，爱神阿芙罗狄蒂为了惩罚他，使他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目不轉睛地看着水中，結果憔悴而死。此处，列宁用来比喻高傲自大。——譯者注

中最落后的阶层所了解的水平，那末这些手工业者当然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是**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的。但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士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终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终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普列汉诺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活动的毅力和规模。这岂不正是表明手工业者迷惑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吗？你们爱以实际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努力，甚至个人的努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也许你们以为在我们的运动中不能有七十年代那样的卓越的活动家吧？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准备呢？但我们正在准备，还要继续准备，而且一定能够准备好的！固然，不幸在“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死水上面浮起了一层泡沫，出现了一些对自发性顶礼膜拜、虔诚地注视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臀部”（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的人。但我们一定能除去这层泡沫。正是现在，遵循着真正革命理论、依靠着真正革命的

和自发觉醒起来的阶级的俄国革命家终于（终于！）能够直起腰来，尽量施展自己全部的强大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使一切想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我们的工作规模的企图，都在人数众多的实际工作者中间，在人数更多的、还在学生时代就梦想做实际工作的分子中间，受到嘲笑和鄙视。先生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反对“工人事业”杂志的话：“在24小时内可以改变某个专门问题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组织进行某一枝节性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战斗的组织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不要说在24小时内，即使在24个月内加以改变，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则的人才办得到。”^①“工人事业”杂志回答道：“‘火星报’所提出的这个唯一仿佛是属实的罪状是毫无根据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在‘火星报’出现以前，就不仅号召大家进行政治鼓动”……（同时又认定不仅工人小组不能，“而且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只能把争取最近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认为“经过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经过几次罢工以后，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并且还从国外用自己的出版物来为当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时在俄国境内活动的同志们供給过**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材料”……(应当順便指出，你們在这唯一的材料中，不仅极普遍地运用了仅仅在經濟斗争基础上进行的政治鼓动，并且竟把这种被縮小了的鼓动看做是“最普遍适用的”手段。难道你們諸位先生还不明白，你們这种論据恰巧是証明，在只有这种**唯一的**材料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火星报”出现并且需要有“火星报”来同“工人事业”杂志进行斗争嗎?)……“另一方面，我們的出版工作在事实上准备了党在策略方面的一致”……(是說一致认定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嗎？多么宝贵的一致呵!)……“因而也就准备了建立‘战斗的組織’的可能；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凡是侨居国外的組織一般力所能及的，联合会都已經做到了”(“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5頁)。这种逃避問題的說法是徒劳无益的！你們确实做过你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根本也沒有想要否认这一点。可是我曾断言并且现在还要断言，你們“力所能及的”**范围**由于你們目光短浅而被縮小了。至于所謂建立“战斗的組織”来为“最近的政治要求”而斗争或者来“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种說法，那就是可笑的了。

假使讀者要想看到“經濟主义者”如何迷恋于手工业方式的絕妙例子，那自然应当撇开不稳定的折衷派的“工人事业”杂志，而去看看彻底的坚决的“工人思想报”。尔·姆·在“附刊”第13頁上写道：“关于所謂革命知識分

子問題，我們現在要講幾句話。固然，革命知識分子已經屢次實際表明自己有‘同沙皇制度作堅決鬥爭’的充分決心。但不幸的是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由於受到政治警察方面的殘酷迫害，而把反對這個政治警察的鬥爭當成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所以他們至今還不知道究竟要‘從什麼地方獲得力量來同專制制度作鬥爭’。”

自發運動的崇拜者（壞的崇拜者）的這種輕視反警察鬥爭的態度不是妙極了嗎？他為我們不善于做秘密工作辯護，竟硬說在自發的群眾運動的條件下，反政治警察的鬥爭實際上對於我們來說是不重要的！！這種奇怪的結論，一定是很少有人表示贊同的，因為大家都已痛切地感覺到我們革命組織的缺點了。但是，如果——舉例來說——馬爾丁諾夫對這種結論也不表贊同，那只是因為他不善于或沒有勇氣來徹底地考慮自己的論點而已。的確，為了執行由群眾提出能產生顯著結果的具體要求這樣一個“任務”，難道還需要特別關心建立什麼牢固的、集中的、戰鬥的革命家組織嗎？——那些絲毫不“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群眾不是也在執行着這樣的“任務”嗎？況且，如果除了少數領導者之外，沒有那些絲毫不能“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工人（絕大多數的工人）參加，這樣的任務難道是能夠實現的嗎？這樣的工人，這些普通的群眾，在罷工中，在街頭上同軍警的鬥爭中能夠表現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夠（並且也只有他們才能夠）

决定我們整个运动的結局，——可是，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的**革命家。所以我們不仅要設法使群众“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要設法使工人群众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于是我們就接触到了职业革命家的組織与純粹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問題。这个問題虽然在刊物上很少反映，但在我們“政治派”与那些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經濟主义的同志們談話和爭論时却談得很多。这个問題值得特別說明一下。不过我們首先还要引一段話来結束我們关于手工业方式与經濟主义的联系这个见解的說明。

N.N. 先生³⁷ 在自己的“答复”中写道：“‘**劳动解放社**’要求同政府进行直接的斗争，却没有考虑一下这种斗争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何在，没有指出斗争的道路何在。”作者把最后几个字加上了着重号，并且对“道路”二字加了个注释：“这件事决不能用保守秘密来解释，因为綱領中所說到的不是陰謀而是**群众运动**。而群众是不能走秘密的道路的。难道能有秘密的罢工么？难道能有秘密的示威运动和秘密的請愿运动么？”（“指南”第59頁）作者把斗争的“物质力量”（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人）和斗争的“道路”都讲到了，但他終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崇拜”群众运动，即认为群众运动是使我們**不必**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而不是鼓励和**督促**我們表现革命积极性的东西。罢工对于那些参加罢工以及与罢工有密切关